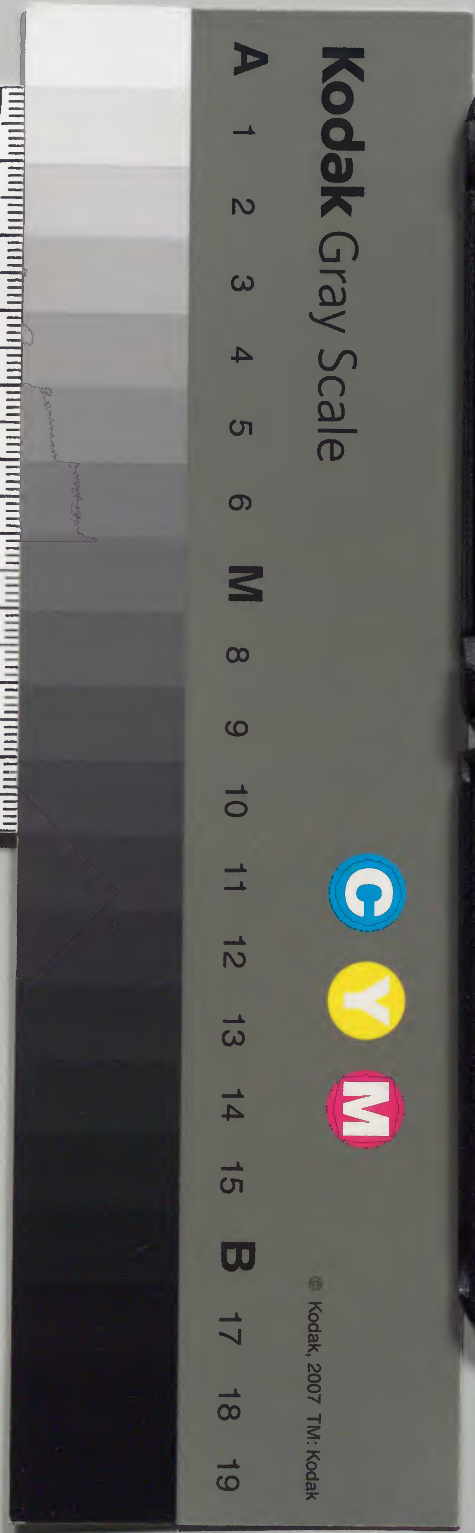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漢書門類	一七八九號	二架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89
冊數	24(10)
函號	297 43



資治新書卷之十三目次

判語剖

婚姻一 遍嫁類

姦騙做拐事

懇憲逼村事

恩批全節事

婚姻二 與娶和

憲究姦騙事

藉禁刑擄事

詐擄慘變事

漢學文庫

陳斯徵

汪長源

施愚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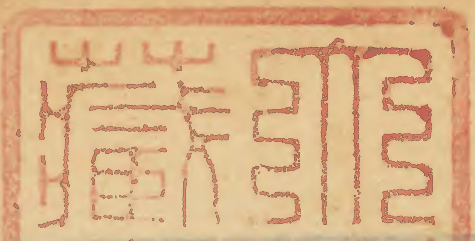
侯鏡菴

李映碧

李映碧

資治新書卷十三

李映碧



劫擄人財事

翁維魚

勢奪民妻事

慕鶴鳴

劫寡事

慕鶴鳴

奪婚異變事

慕鶴鳴

掠妻事

周計百

婚姻三 乎婚類

擄占事

顏孝敘

劈破事

李少文

活折事

夏葵仲

勢豪慘霸事

趙五絃

恩完骨肉事

趙五絃

整肅綱常事

趙五絃

法斬事

張玉甲

硬配事

高忽庵

拐妻事

李映碧

劫親大變事

失名

豪鋼女命事

蔣楚珍

狂詐事

蔣楚珍

虛情甘斬事

張梅菴

背盟不法事

張梅菴

極慘極變事

葉亮公

承繼

急救烹寡事

蔣楚珍

親勦烙詐事

沈惠孺

臨嚼事

李心水

宛抄事

李心水

勢抄事

翁維魚

虐節奇冤事

翁維魚

逐嫡立庶事

汪長源

篡立事

汪長源

逼寡事

張公亮

載州事

張公亮

發塚一發塚類

發塚拋屍事

紀載之

發塚大變事

李少文

挖塚滅棺事

汪長源

掘墓毀屍奇變事

張蕙嶸

發塚斷棺事

李少文

伐墓酷冤事

陸耐菴

坟墓二爭塚類

泉坟侵佔事

陸耐庵

偷葬大害事

陸耐庵

芟塚滅門事

李映碧

勢抄事

李映碧

勢豪強拈事

張梅菴

資治新書卷之十三

湖上笠翁李 漁菟輯

婚姻一 通嫁類

姦騙撒拐事

漳州陳斯徵諱聞廣

世之窮兇極惡逆理悖倫一刻不容於天地之間者

未有若盧文盧春生盧夏生之父子兄弟者也文之

弟質無子立長房子孟生為嗣質彌留之日見繼室

韓氏少艾慮其守節不終以田一百零五畝及魚池

菓園菜園等業託胞兄文執掌收租給韓氏自贍俟

應登承立之後始自為政疑妻子而信手足薄恩愛

資治新書 卷十三

芥子園

而厚天倫者蓋以程嬰杵白視其兄而爲千百年之嗣續計也。爲文甫者當如何盡心以期不負所託。奈何弟棺甫蓋而嗜念遂生。無日不以錢糧戶役爲詞。而盜賣其腴產千五百金之美業。不五年而銷鏤殆盡。更欲賣其棲巢適之改嫁氏。堅執不允。而一父兩子。遂輪班構舉與氏爲讐。一的而承三矢之射。皮鶴有不壞者乎。可憐弱婦所存。僅奄奄一息耳。文復矯制以店屋三間典與侯。四侯四鐵匠也。煅煉鎚擊之聲。晝夜不息。加以火焰燭天。令人有咸陽不測之懼。料氏聒於耳而警於目。卽欲安居而不能。阿奴火攻

誠上策哉。奈氏堅節自守。不以耳目易其心。祇哀懇四妻求他徙。以安弱息。四乃打鐵之人。宜其心隨手硬。乃竟爲貞烈。所感欲撤爐竈。以遠冰霜。則氏之誠能動物。可槩見矣。文父子不學豚魚而甘爲豺虎。必欲噬寡吞孤。置之死地而後快。則其心硬於鐵。手辣於鎚。毒焰狂氛之熾於洪鑪。烈火亦可槩見矣。四欲返券於文而索其原值。文父子不從。且以惡聲相吠。謂四因其妻而私於氏。爲人所覺。故思遠禍。氏房中細軟久爲所侵。欲除典價以償所值。氏以冰清玉潔之軀而受此無因之謗。能甘心乎。且探知文父子私

順明之  
張所日  
眾也

受聘金以氏許其生員為妾令某稍需時日俟其可  
遣即遣之氏情極控縣文不赴質而越訴憲臺職奉  
批拘訊但問拐帶之有無不審竊騙之虛實以拐帶  
為章明較著之事有之不能諱為無猶無之不能飾  
為有也至竊騙則兩人陰事臧獲不得而見况門以  
外者乎乃隣族某某等百口同聲皆為氏稱屈謂不  
但無拐亦且無姦氏之素履可信也惟于証俞君才  
稍有微詞似袒于文而不直韓氏者據氏哭訴云縣  
詞之控實欲保節存孤不獨為房產計職初疑其誕  
妄世未有婦不思嫁而人能強之使嫁且預擇其人

以待者乃密喚某生面訊則云受聘無其事許嫁則  
有之以媒人之口謂出氏意故耳詢媒人為誰則指  
階下一人以對即袒于文甫而不直韓氏之俞君才  
也職訊繼至此不覺鼓掌稱快非審旁見側出之某  
生則此婦戴盆之冤何由得白匪石之節何自而彰  
即文父子種種惡蹟亦從何處探其底裡而按以抑  
暴懲奸之法哉韓氏至此遂叩頭流血出其佩刀謂  
於赴審之先自料此冤必不能白擬為安金藏之剖  
心不圖為幸之至於斯也盧文盧春生盧夏生父子  
齊惡箴絕倫理不得齒於人類與無故議親之俞君

才分別杖治各加痛懲留其一綫餘生不即斃諸杖下者欲俟憲臺親審面加懲創始可痛快人心耳虛文賣去田地着變已產贖回給氏母子管業倘憲臺鑒其苦節給匾旌門亦礪俗維風之盛舉也

懇案逼杜事

審得秦孟俞之妹嫁陳大畏為妻大畏之客死他鄉雖有風聞尚無的耗妹氏寄身佛刹猶有鏡合之思歎心哉孟俞餉虞生之多金遂爾逼字李友杜以族長呈告誰曰不宜據訴大畏食糧新河今年三月病故而取報證于吳乾生又云胞弟仲璘亦同押婚券

意青衿勢張可作步障耳本縣正以青衿之故當禮義自持大畏即以三月死妹亦縶經未除三月無夫則嫁不以急乎揔因孟俞兄弟有口斯張故令妹氏荷絲難殺虞生局娶服婦秦孟俞逼嫁幼孀與越禮主婚之仲璘俱分別杖警

恩批全節事

湖西 守憲 施愚山 諱閻 章 宣城人

張氏以未字之女聞夫故而守貞此人情之最難者本縣且敬之畏之不敢以尋常節婦相待姑舅之恩斯勤斯所以曲成其志者當無所不至奈何動加詬辱每以遣嫁為詞節有餘而孝不足豈其然乎此婦



人偏愛少子慮其有守必有繼不苦遂婦以杜立嗣之源令小子獨承其業耳前案已定孰敢更張

婚姻二強娶類

憲究姦騙事

嚴州侯筠菴諱維翰

章文姦騙妖婆併思得其少艾可謂有淫癖者也葉氏殞所天携孤雛併依母氏三雌合居即宜同志勵操乃葉氏久與章文苟合盡竊母蓄以遺之豈效鑿于漢皇之解珮遂盡發其母篋之藏與乃章文得隴望蜀更欲邀其幼女為室妄言納采行聘詢之寔無撮合之人葉氏拚此一女永圖聚麀而此女顧深以

出汚泥而不染

教尋常守貞者更加一等矣

為醜也質詢時母不以為兒女不以為母交口而章文猶思一箭雙鵰之為快也寧可冀哉相應而杖併追其竊物以償

藉禁刑擄事

李映碧

彭二以市棍而放浪平康者也又有熊五為之幫開沈酣于華妹之家彼婦情痴以身相許或亦有之何不能從容以覓愛卿乃竟奔忙而偷梁玉遂于本月十九日邀飲捨歸有此嘉會乎誠狎邪之惡少而風月之罪人也所念彭二眼底留連既切死生之愿華妹門前冷落終與老大之悲姑准五日為期百金納

香台斤書卷十三

五

六

聘雖爲浪子婦猶愈于人盡夫也第藍橋玉杵果能  
如約以輪將斯章臺柳枝不受他人之攀折若娼妮  
單中衣物未必盡真卽真亦作華妹粧奩萬一事從  
中阻卽以此爲慧劍斷其妄想剩黛殘脂俱堪魂絕  
相應免追仍杖彭二情不廢法也

詐擄慘變事

審得蕭魁卽蕭元身爲白捕與發青樓與郝七媽之  
女龍妹一宿留連遂求伉儷倚虎寇之焰奪擄母之  
雛竟將龍妹誘騙入室占怪不還樂戶熊文以宦債  
未償具詞控縣及拘審問元無辭置對反誣文得財

禮三十兩許嫁從良妾捏婚書則開寫四月而占龍  
妹乃在十二月安有與子成說不卽于歸尙需之數  
月後者乎其真情固已自敗矣假約假婚何似纏頭  
之錦無媒無妁誰爲撮合之山杜牧多情十載猶憐  
薄倖君平未遇一枝仍屬章臺難馴之龍性發付娼  
家陌路之蕭郎應從罰杖

劫擄人財事

楊州翁維魚諱應兆

黃朋石黃賓王等皆朋夥喪心之徒王振原住下河  
因遭水難挈妻盧氏妾黃氏避地於冷家庄石等見  
其短褐不完而據有妻妾妻雖老而妾實少艾遂以  
台所書卷十三

六

芥子園

拐帶相疑而奇貨視之矣不知二女同居原非怪事彼乞食之齊人尚能享有此樂况為田舍翁而多收十斛麥者乎迨至稽查踪跡無隙可乘亦當已矣奈何慈心不死必欲得此而後快以銀數兩麥數石為贖有賓王等硬執斧柯為買臣者欲不棄婦其可得乎若銀麥果歸振手彼亦甘心棄去不料有許無償悉歸中飽舉人與財而兩失之貧民避難而投難是地棍之虐更甚於洪水之災也黃氏斷歸王振原聘銀麥以承得免追朋石坐買休之律猶為幸矣三犯杖治庶足以懲淫而儆暴也

掠妻事

南州周計日謹令樹

孫某之強奪民妻不自今日始也職受事三日即有周龍以估媳告職審實判還薄加杖治以其身為憲役不便深求故也詎料未周一載復有掠妻之控豈其娶妻必於有夫之婦耶總以憲役二字橫據胸中故犯法同於兒戲耳情事已具前招連人解奪

婚姻三 爭婚類

擄占事

顏孝敘

審得諸生賀全璧與妻某氏生當時命不辰蹇值豺狼當道壁則携妻而走荒郊劍戟叢中遂失燕鶯之資治所書卷十三

女子圖

侶氏則覓夫而悲道左流離旅次別聯鸞鳳之班歷  
三夫而後嫁劉欽臣身似落花無主育二雛而重遇  
賀全璧跡同覆水難收前情未斷後戀又深故夫可  
歸幼兒難割氏因徘徊于莫決璧即號泣以具呈衆  
爲曲處它狗公評賀全璧備聘以贖妻劉欽臣還妻  
而留子使遺簪復歸前度之劉郎而索粟不隨還朝  
之蔡嬪將見欽臣抱子入孤幃蝴蝶夢中竟剩鴛鴦  
之譜黃氏隨夫返舊室弋鳥語裡猶兼舐犢之悲哀  
此藕斷絲連泪滴胡笳十八憐其珠離璧合俱免漢  
法三章

劈破事

李少文

審得任春龍乃不僧不俗之流而道念不勝其慾念  
者也妻李氏乃宜室宜家者不知誰爲棒喝而忽焉  
削髮披緇且傳語兄嫂爲妻另覓好逑嫂氏誤聽其  
言遂以兄嚴鳳應夫李氏既爲鳳妻與春龍決矣卽  
令春龍沿門持鉢與李氏爲狹路之逢當自附于李  
下不整冠之列矣胡爲乎忽而逃禪忽而還俗乃欲  
仍歸李氏冀爲覆水之收猶呼俗婦爲梵嫂乎從輕  
擬杖猶幸其不敲月下門耳

活折事

夏夔仲 薛允葵

審得沈洪之以女許方勝子也。乃崇禎元年事也。迨延至三年。則是女紅葉欲沉而漂梅已過矣。蓋因勝家窘甚。故遲迴至今。而未幾忽以果盒禮。曰吾將娶婦。夫洪。寡人子。生男弗喜。女弗悲。非曰門楣是望也。蓋將藉掌珠以易筭金耳。胡勝不以數金往。而率畧乃爾。將謂田舍翁之十斛麥。真可得婦。而以果盒代乎。宜洪妻鄭氏怒不與婚也。時勝轉展無計。免其表兄李春。轉言於洪。謂吾家壁立矣。合將原聘見還。以伊女另嫁。于是洪與鄭氏皆允其請。而又斟酌果盒之費。則于原聘八兩外。更加四兩。此退婚一紙所

以出自鄙手也。此女之轉嫁李萬。已成覆水難收。當寄語舊燕。另覓雕梁可矣。何勝事過戈興。復以活拆控既飽其金。又涎人婦。魚與熊掌。可並得乎。本當以誣反坐。姑念貧而退婚。非其願也。且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沈洪亦不能無罪焉。合與分鴻。斷鴛之李春。各杖示懲。至此女則萬妻也。流水落花。兩無情矣。方勝不得再有奴。自取反坐。

勢豪慘霸事

趙五絃

審得張滾與侄女張氏。雖同籍樂戶。而實不同居。氏女小八姐。原買之黃七家。十二年間。張氏死于賊。小



八姐以棺殮無措積逋難償兼之孑然無倚遂願已  
鬻其身有高友者葬其母償其負氏同戶頭王輔契  
賣爲妾業三年所矣何物張滾敢捏勢嘉慘霸之詞  
弄登憲聽哉夫烟花眷屬聚散如萍非良家姑侄行  
也張氏之踪跡滾亦不得而問之而况其家之鴛女  
乎張氏既亡小八姐之去就可以自主出烟花而入  
閨闈擇人而事以托終身誠善事也滾亦烏得而禁  
之而况先費多金後有媒妁乎律宜反坐念係寡廉  
鮮恥之輩一杖示懲付之於不足責而已

恩完骨肉事

審得凌有帶妻陳氏亂中逃散爲兵所擄業經一十  
三年展轉飄零三易其主最後而爲蕭加善之妻亦  
已十二星霜矣有帶訪知其控充西道將氏斷歸加  
善給銀二十兩爲有帶再娶之資乃有帶不遵又復  
控憲破鏡重圓誠仁人君子所樂聞者但婦重初醮  
宜歸前夫謂前大偶爾隔絕有未斷之義後夫婚配  
不正有離異之條耳今有帶之失散既成覆水難收  
如善之成婚又覺恩山已重夫婦大倫此而被彼而  
復此是以亂爲亂也况鼎革以來婦人之被擄者  
例應備資取贖今有帶流落多年謀身寡策取贖無

資。恐。風。好。不。諧。而。此。儻。與。嘆。也。况。加。善。以。傭。工。之。費。半。生。血。汗。僅。得。一。妻。一。旦。割。此。和。絃。完。彼。破。甌。豈。情。法。之。平。也。哉。合。無。仍。歸。加。善。給。令。有。帶。再。娶。赤。貧。之。子。得。此。二。十。金。不。獨。可。以。娶。婦。亦。復。可。以。資。生。矣。小。二。姐。已。嫁。劉。章。玉。臺。久。定。則。又。萬。難。移。易。者。也。

整肅綱常事

劉氏之女嫁楊玉升為妻。業已一年所矣。劉氏以覲為業。每携女出入人家。玉升慮其引入左道。禁妻歸寧。亦所以閑有家也。玉升既拂劉氏之意。劉氏又疾玉升之貧。遂致屢次鳴官。希圖改適。虞山擇女河伯娶婦。嘗亂不經之說。忽行于兒女骨肉間。亦狂悖甚矣。今復妄控以開張畧賣為辭。謂欲整肅綱常也。然則重幃薄別。嫌疑者非綱常。而習邪教恣游俠者。反為綱常。邪張弧。載鬼之談。不猶是吐火吞刀之詞耶。婿願得婦。女願從夫。宜爾室家。永無異說。劉氏本應重懲。姑念窮嫗免議。

法斬事

仁和縣令張玉甲諱能麟

審得沈珏與生員張二木皆朋比為奸者也。先因陳世傑無嗣會聘二木家婢為妾。而珏則其水上人也。夫翁已為雞皮鶴髮。而婢猶作艷李濃桃。得無誤乃

芳年乎迨駕頸雖交熊夢無兆越六載而改嫁劉龍  
不可謂非世傑之德而少相親歡同魚水其棄朽翁  
如做屍耳此亦何畧何賣乎沈珏分甘不遂輒唆二  
木具詞今召世傑故妾詰之問與新夫安否則曰安  
然則二木之嗷嗷者何為甚至巧為說辭曰劉龍偷  
兒也非所宜嫁夫始適老馬終歸點鼠妾薄命一詞  
亦聽其自歌自泣耳二木此告無乃為百草憂春雨  
乎沈珏應杖劉龍仍聽完聚

硬配事

審得衛源芬出金二百為少姬花氏贖身非為色也

嘉興高恕菴諱登雲  
潮廣人

念氏墮足風塵欲為援手故以渡蟻之心移而渡人  
近貿易粵東猶遺書其弟源馨為花氏另覓好兒郎  
格調相稱者嫁之適柳氏子榮青年未娶願納花氏  
為妻源馨即以配此婦倖哉若念成策新歡出自捲  
簾舊德而潛然出涕亦以恩非以情也逝波不返從  
此永作柳家婦矣老鴛周氏之以硬配告不過請益  
云耳花柳同妍正其佳偶何硬配之有哉周氏涎利  
無厭合杖以儆其後

拐妻事

李映碧

審得羅采之嫁妻許氏本以貧故想臨岐慟訣時當



作黃泉無見之悽語耳。胡采數年後，忽以病篤爲言，欲借原妻侍養，嗟乎！去燕有歸，去婦無返，奈何！欲以鴈臣爲鴈妻而去，來幾同轉左也。後夫程玉之慨然許往，何爲者？豈兒采奄奄牀管，溘逝非遙，故以病鶴支離不起，雲雨之妬且死，則生離傳語甚慘。雖新官亦下舊官之泪，而聊以明吾仁乎？抑許氏舊心依依，猶念枕席有涕泣處，若非厚於前，則亦薄於後，而聊以明吾義乎？是不可知。胡羅采亡後，竟以荊州之借爲息壤之寒也。問其故，則緣羅采有子，我爲積猶玉紹曾所咬，而欲以質母者爲勒貨地耳。夫羅采之借

奇。程玉之允奇，羅子義之不還，又奇一事而三奇。備焉。真欲令人絕倒。羅采之故婦可返，猶希轉石而釋玉之。今婦不歸，翻同覆水情耶？理耶？羅義與王紹曾合各校，徵許氏仍歸程玉。

劫親人變事

失名

審得錢小江與妻邊氏一胞生女二人，均有姿容，人欲得以爲婦。某某某希冀聯姻，非一日矣。因其夫婦異心，各爲婚主。媚竈出奇者，既以結婦欺男爲得志，盜鈴取勝者，又以掩中襲外爲多功。遂致兩不相聞，多生詿誤。二其女而四其夫，既少分身之法，東

家食兮西家宿亦非訓俗之方相女配夫怪妍媸之  
太別審音察貌憐痛楚之難勝是用以情逆理破格  
行仁然亦不致枉法以行私仍效引經而折獄六禮  
同行三茶共設四婚何以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二者均不可少茲審邊氏所許者雖有媒言實無父  
命斷之使就慮開無父之門小江所許者雖有父命  
實少媒言判之使從是開無媒之徑均有妨于古禮  
且無禪于今人四男別締絲羅二女非其伉儷寧使  
噬臍于今日無令反目于他年此雖救女之婆心抑  
亦籌男之善策也各犯免供僅存此案

豪鋼女命事

蔣楚珍

錮婢之禁甚嚴生員顧震娶不節婦為室已屬可訾  
况于鸞膠復續鴟柱齊鳴而使前妻之婢嬌奴猶首  
如飛蓬恨星之獨小嘆命之不猶終朝裁嫁衣裳日  
見銀河兩渡而隻影淒淒河清奚俟人壽幾何宜婢  
父生員呂應陽之立評也姑念聘娶未滿一年薄從  
處息與王洪升各罰穀五石仍勒嫁嬌奴以為不字  
之戒

枉詐事

審得已故汪培壽乃周氏夫而周昌運則周氏父也

先因周氏夫亡身寡顧影無依其徙倚培壽宅非真  
日故人恩義重也蓋明知亡夫之產業素饒而欲攫  
家筭以上別船耳時同族諸人見其矢冰砥玉詞色  
凜冽謂是吾家節婦也于是共立族侄汪嘉麟繼培  
壽祀胡乘回祿之變誣嘉麟搶奪噫此借題耳將無  
憐兒腸冷求夫情熱乎暗藏皮裏之風情巧裝口頭  
之節義即長民者亦難遽度其以田產土之族長號  
薄歸之周氏亦將曲為調停耳豈料口松栢而心桃  
李者已逐東風于簾外轉瞬又作他人婦乎今據族  
人口供則培壽之賞已為周氏席捲移向新夫家問

其故則出于昌運之暗唆而勒銀返簿貪而誦非此  
父不生此女矣將無昔日之泥沙其行而冰霜其語  
有皆昌運之穿鼻附耳其間而曰以待來年然後嫁  
乎助女惡而欺甥孀一杖有餘憾焉

虛情甘斬事

淳安張梅菴諱一韓人

審得微民范元于去春携萎葉氏及其子女來淳因  
窘迫無賴將氏暗招王君愛以餽其口異哉一雌雙  
雄言之醜也及野鴛情密反視蕭郎為路人此元所  
以有剗腸之痛耳但元貧無錐立自難望琴瑟之和  
而氏既見金夫又自願作琵琶之抱且元祇以戀戀

小星故落拓異鄉。不能歸里。今落花流水。兩無情矣。乃猶迷嚼蠟之衾。禍而置糟糠于不問。不亦愚悖太甚哉。姑着君愛出財禮銀十兩。聊充慧劍。助割愛河。俾元速理歸裝。以遊他鄉之笑罵可也。重杖君愛以戢淫風。若元之寡廉鮮耻。則法所不屑加者矣。

皆盟不法事

審得方國順與吳學福之女有婚姻之訂。其來久矣。賦桃夭之咏。已及瓜期。奈萍逐之身。如同梗斷。國順我躬不閱。違問室家。學福名曰催親。實屬翻覆。閨中少女。不堪虛度青春。露處窶人。無計能牽紅幕。吉士

徒有四壁奚詞。以謝標梅。淑女望斷三星。何夕纒。賡束楚傷哉。貧也幾致輕離。我則憐之。仍為復谷。今本縣捐俸八兩。着冰人圓彼百年。庶免怨曠之懷。永遂唱隨之樂。

殺孫奪媳事

方學經因歲值奇荒。膳母無策。將妻鄭氏賣邵文顯為妻。傷哉貧也。念菽水而棄糟糠。其心亦甚可憫矣。為之婦者。果情依破鏡。願續鸞膠。此其事非比於覆水難收。本縣雖貧。何難為涓滴之助。今窺其意。反戀戀於新夫。而賄賂于舊僭婦人之無情。亦至此哉。將

無半菽不飽短褐不完者久矣為室中之交謫而願  
架棄夫之橋乎見金夫而忘故侶其勢不能復合矣  
所可恨者周自明知羅敷有偶而敢為此不情之事  
是難辭于杖傲耳

極慘極變事

高淳 葉亮公 諱自燦 義烏人

審得芮成明于順治某年憑媒娶王代烈之妻諸氏  
歷年既久生子而復懷孕亦可謂夫妻好合如鼓瑟  
琴者矣乃代烈忽萌故劍之思詎及七年不收之覆  
水即憑媒議贖亦覺難于措詞况以恩斷義絕之人  
而為柔間濮上之事乎誘使遠遁欲借反目之名掩

其私奔之實計則巧矣其如鄉鄰有口本縣有目如  
見其肺肝何諸氏立意從王誓不返芮豈以王為前  
夫而芮屬後夫耶斷婚必歸原配理也然以今日之  
事論之芮以明婚正娶而生子則後夫現為親夫王  
以鼠竊狗偷而致訟是前夫反屬姦夫矣斷歸原配  
則可斷歸姦夫則不可梭判諸氏歸芮成明不特正  
夫妻之義亦以全母子之倫也王代烈責逐免供幸  
矣

承繼

急救寡事

蔣楚珍

審得徐達之從弟徐益病故無嗣一絲血胤寄之焚  
焚幼女微獨棄魄有歸兩未亡人所以繫萍根蔭葛  
繫者皆于是乎在達等不諒插繼之以徐統雖服義  
頗親鬼歆其類然統年三十三歲嚴奴二十九歲燈  
前膝下卽號爲母安得以母道臨之也立幼徐二誠  
爲妥便且四股均分長幼並繼復助祀田十石旣不  
違族衆之議又不拂嚴氏之心俟嚴氏贍給終身仍  
以此田一半付女一半付兩繼子則存沒俱安亦可  
杜塞間讒之口矣

親勦烙詐事

沈惠孺

蔣阿陳一門四寡淒花恤緯吊影憐形豈世界誠多  
缺限而穹窿之上果有離恨一天耶蔣性申死蔣洪  
興現繼又血養三歲蔣乾爲義子立親立愛均有其  
人乃突出一服盡支窮城鄉迥別之蔣文如僞造合  
同冀與洪興並繼湖立合同之年洪興纔十歲目下  
識丁豈能書券且倫誼所在譜序昭然卽使合同非  
贗亦安所用之欺孤滅寡恃吏逞兇杖之猶有餘恨  
蔣慎齊助虐并懲

醢嚼事

李心水

審得葉超者乃已故葉茂嫡侄而葉禮則茂外婦子

也。先因茂有女無男。曾典徐矮子妻胡氏爲妾。以圖生男。而茂妻汪氏則非食倉庚而不妬者也。茂聞獅音而膽落。勢必僨外宅。以處胡氏。乃問外宅安在。則去家里餘耳。入非候門。既無河廣海深之嘆。未知矮子遂作蕭郎。路人不且胡氏之舊官。新官皆儼然在也。萬一野館空房。內有矮人婆娑而至。胡氏將斷箏不顧乎。抑故劍猶戀乎。生豈空桑。誰爲若翁。獨胡氏以萬曆四十二年。典禮以天啓元年生。其爲真爲贗。雖未可定。然亦難遽語於非種之鋤也。往定海縣。因葉超之告。曾斷兩股。均分。非以兄弟之子。猶子乎。蜂

房之訓。豈曰無因。營食之侵。難許過分。而何汪氏忽以醞囈告夫。汪氏門罪人也。藉令無兒自傷。忠均雲雨之澤。當與胡合宅居耳。六尺之孤。在抱雖積金如斗。誰敢垂涎。顧使妾爲郵亭之寄子。疑栢舟之泛者。誰也。撫心此事。當彈指悔恨。今吹吹事後。因其晚矣。汪氏念係巾幗。姑與杖贖。其貪婪無厭之葉超。并杖以懲其後。家產仍照縣斷。

究抄事

審得陳世茂者。以三房應時之子。繼次房應宗之後。而今復歸本宗者。以元因應時兄弟五人。而應宗絕

故以世茂繼且因麻時有子三長世彩次世英而世茂其中子耳今世彩以溺海死而出繼別房之世英亦絕無後返果羸于螟蛉之宮非曰中變蓋未有他家之蒸嘗永奉而本宗之血食可斬者時三房已絕四房止生一子惟五房應昌子三人則以應昌次子陳四九出繼應宗後此情也理也今天救之控胡爲乎不過謂出繼二十年且有披麻執杖之勞耳夫世茂本應時子也今仍以世茂繼應宗則應時當以何人繼將又易四九以繼應時而爲此遂轉蝶翻之舉乎何見金不見父也惟繼已二十年而今忽以馴籠

之雞驅之戶外未免悵然于遺簪徹屣不得不割一鬻以酬之合無於陳四九名下斷銀若干兩與之酬其生奉死葬之勞可耳如蝶蝶千繼之可再則請起世彩于海底召世英于泉下而後徐議之

勢抄事

翁維魚

審得葉釋者乃已故葉文烱暨妻沈氏所爲生則子之而死則半內之半外之者也同宗葉二十窺文烱夫婦偕亡翼其弟培城爭繼據二十口供謂文烱無子乃取之外舍携之昏夜而呱呱者曾得於廁上之耳聞然則聞號之際曷不告之宗族鳴之公庭昔爲



寒蟬之噤聲。今為百舌之饒舌。嗟其晚矣。究竟真贗兩字。安從辨之。滴血既所不忍。當合族議與縣斷。兩存之。割三分之一。以子培城。亦曰。聊以止戈云耳。葉壽陰陽反覆。贗則當日誰掩其唇。真則今日宜斷其舌。本當擬徒。姑重罰示懲。葉二十垂涎太過。應杖以儆其後。總之。此一事也。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此問官不能必其為真。亦不能窮其為贗。未敢以莫須有三字。遽作破巢毀卵之謀者也。

虛節奇冤事

審得已故婦王氏係已故民吳應鳳妻也。氏適應鳳

於此  
情遂至  
憐恤

以青年寡其苦有三。無夫苦。無子苦。無隣生惜。外親姑又苦。所存止一翁。又不近人情之。吳學禮也。姑親猶可以哀訴。翁尊獨難以言傳。淒淒復淒淒。有泣然飲泣耳。况學禮不為亡兒立後。反為已立後。以壯年有室之。猶子應龍當之。夫使翁遠于情而叔近于義。猶相安也。詎意又不然。是此婦昔苦無夫。無子無姑者。而今又增一苦為有叔矣。應龍欺其伶俜朝夕。詭諱不已。夫寡婦孤兒之受欺慘矣。况又無孤兒之寡婦乎。起龍以虐節告情也。然周氏處此則甚難。咎翁不孝。咎叔不義。咎兄不弟。而况一室之內。或疑



又文

氏授意于兄或誣兄有私于妹不獨翁嗔叔嗔即妯  
娣亦嗔皆促氏殞命之羅刹也烏能免于自縊傷哉  
此婦無殉夫之高名亦無從人之卑行而獨以節苦  
數奇致鼠思泣血而不得其死此論者悲其遭痛其  
志而亟欲代白其情也彼學禮應龍不愴然悔恨而  
反以唆死圖詐為起龍誣無乃更不情乎嗚呼此氏  
所以死也合杖治應龍仍以應龍子子應鳳奉王氏  
祀若有兒矣靈共享諸

近寡事

張公亮

胡氏者陶四二遠房伯母也其人如虎其舌如鵬此

所以一逐于叔再逐于壻而今且悵悵無依也於是  
飄零無倚強欲求四二母之夫高翔之鴻鴈肯託鷹  
鷂為羽翼否合命親叔陶文清出穀若干石以餉其  
口令轉依女家夫生非空桑實本臬母是女當亦恨  
投胎之誤耳况生養死葬亦烏烏至情乎胡氏不得  
咆哮公庭自取罪責

截劫事

審得淳有惡俗小戶生子繁多不能儲養者即行拋  
棄萬成生至第五子即今世聯欲舉而委之于壑途  
遇周世芳之父收回撫養周世芳視若親生已歷三

十年所呱呱入抱者竟為偉然丈夫矣在方姓已絕  
天倫而周氏實重生父母未幾而萬成父子相繼病  
亡戶丁無人值役而族有萬廷贊等欲扯世聯歸宗  
值其過門遂鎖禁不放雖劫銀克毆之事盡屬于虛  
但廷贊等既為方氏同宗不能留養于前而欲攫爭  
于後昔也多男多累既棄苦李于道傍今也一摘再  
摘猶幸碩果之不食世聯于周雖非屬毛離裏亦多  
恩勤顧復世有受人三十年恩撫一旦昧心而委棄  
者乎廷贊等分別杖治其方氏戶役不得牽扯世聯  
伏候憲奪

坟墓一 發塚類

發塚拋屍事

粵東紀載之 程咸亨 死年人

覆審得掘塚大罪也。駢死大戮也。不得之所見而得  
之所聞疑事也。疑而辟辟者不服。况疑中之疑。罪外  
之罪乎。如程明宇發掘趙山祖塚所據者。惟羅榮春  
活口。今前審羅榮春所報報發塚也。未嘗報發塚之  
為程氏也。揣其事理幽燭隱情。誠哉於程氏不能無  
疑。誰無父母。道路寒心。宜初謝皆從重處。然拚老主  
謀之程士亭斃於獄者。天刑矣。就使的的無疑。程明  
宇已得微為從之減。况四隣里長。並無一人見証。僅

僅一黃口之羅春榮而又不能一手指定則將以何者為確供實據而死程士亭者又死程明宇乎且妻死之日即為掘墳之日墳之掘去墳之造止隔一夜揆之情理謂程明宇妻死歸怨趙墳淚未收乾遂以松楸洩恨鋤錡爭先微獨情有所不然勢亦有所不暇矣今趙山以祖棺久露土亭斃獄亦願息爭理應開諭各照前擬

發塚大變事

李少文

風水之說最足惑人而江省為甚彭克臺葬父于祖旁復以餘地為生墳逼近彭昌寧之母墓而昌寧爭

墓開矣乘其歸窆之際率眾阻之實欺昌孔之無能為也何至遷怒下伯祖之骨伐塚毀屍沉之流水忍心哉使非墳前遺骸以露其跡聞中私語以洩其機則燐光暗野寒聲泣波世皇長恨悠悠矣死者之頭顱既出諸塘生者之頭顱宜膏乎斧今乃知所爭非吉壤也噫臍何及

挖塚滅棺事

汪長源

審得周有用於去年八月間為父卜葬或於形家之說突於衆房祖穴之旁附近而營窳窳焉族之人曰此地奉有族禁世世子孫毋相犯也則群起而攻之

會經縣斷令其卜吉速遷奈何遲遲吾行者且曰春  
以為期也於是伊族周思政思豐周貴等聚族而謀  
以為案如山峙何待來年即於十一月間宰牲闢土  
起其棺而另厝之夫六日不詹為有用者固然須負  
然但當鴟官督遷使自為之則可耳若之何穀旦未  
擇春鉅遽施父視既發而不合伊子一聞也可謂強  
而且忍矣今據墳隣楊清及周貴等口供固已無異  
本應重究姑念縣有成案棺不毀傷量擬薄杖以全  
族誼

掘墓毀屍奇變事

兩浙張蕙蝶  
西人

審得甘堯八之父甘積八葬母妻于涂體四丁本之  
公山丁本與訟積八立約認遷而體四貪忿之心生  
矣密挖二棺藏之叢草積八覓棺不得正在徬徨而  
熊秦九與積八為表兄弟探知踪跡遂同積八至體  
四家體四許以地一穴售之積八方謂無棺何用地  
而體四告以買地自有棺比付價五兩而棺果尋獲  
于龍福寺後矣謂非體四為之何以巧湊若是而體  
四又何以預知其必獲耶但律稱發塚起棺索財取  
贖指糾眾而言惡其強也今本犯暗起潛藏原無眾  
可糾且索贖則公然占恠矣故比依強盜得財今既

稱地價則五兩原為買地非為贖棺雖請張筵弄不無要挾之心乃展轉牢籠未有刻取之跡似難引用前律止科以發常人塚見棺為首者發附近克軍庶乎其中正矣山地經縣斷明混爭之丁本合杖價追給主

覆審得一山地而涂丁其三姓共之必爭之道也故自有其積入之混葬而旋有丁木之告爭又自有積入之限遷而旋有涂體四之妄覲矣第發塚何事也而體四輒以積入之兩小棺掘藏叢草中為要求計乎該縣先以起棺索贖比依強盜論斬隨細讞體四

未有糾眾強形且索價售地難與贖棺同科改擬在犯發塚見棺之律引例應成惟是公山不析或賄後日爭端即通禁不埋恐亦終有起而犯禁者應行該縣從公釘界而三分之庶盜埋妨掘之事可以永杜矣

發塚斲棺事

李少文

審得豫章楊族何不幸而生此窮奇之孫子也參憲公文明與宜人劉氏萬曆年間合葬山裏熊京兆也封在城方鬱乃子元文孫之玉落拓無賴基業蕩空私覲冥局幽隧之藏妄作玉魚金盃之想舊年十月

初六日倩尤文光等東方未作掘開原棺將骨另置小龕中潛埋祖壙其遺指尚在地而棺中銀錢金簪帶片盡為腰纏物矣元文鬻金空耳一根與塔石光僅得銀三錢五分光坐不知而兩犯卽以瑩契抵償楊弘償夙逋矣族祖之丘墓豈弘償亦不知乎急利忘親亦云忍矣族人楊宗義親兄楊之璧抱憤公呈兩犯猶詠云卜吉欲去馬爨以就牛眠夫遷墳重事何獨不商之闔族併之璧亦不一與聞有此情理哉不謂宦裔而爲此大逆之事犯茲不赦之條也嗟嗟夜臺見日何處藏舟誠嚴封樹難保杯土于滄桑死

伐墓酷冤事

陸耐菴

爲含珠不免發塚于詩禮按毀屍之律弘斌子也何詞於父母之瑾孫也何詞於祖父母應駢斬以正刑章饒文光徒楊弘償杖

劉五五掘塚一案屢讞而不得其情是在可生之列矣夫黑夜荒郊旣無明証開棺之後又一無所取止以初讞所供有報讐雪忿四字遂費人兩載推敲甚矣嚴刑不可驟施而痛極之言之不可盡信也研訊云始知墓爲盜劫見無厚殮委之而去畏痛亂招之五五特其李代桃僵者耳事在可矜罪宜早釋

墳墓二爭墳類

梟墳侵占事

李少文

審得奉新縣地名北嶺上有劉元四合族祖墳自洪武二年葬起至萬曆十八年止纍纍然計十數塚而有廟在旁有僧在廟依劉族為檀越所從來矣內有一疑塚今與羅族互認相爭者先于二年四月間劉以戶名劉祥永告張明五放火燬墳後又告羅梁十智九改鑿碑字至五月間復告羅豫八私禁劉百三勤寫首呈而羅軒子等亦與之訂告於縣尋有生員羅懋才諸人具呈而舉人羅公遠則為懋才等發憤

者也查懋才係奉新孝廉係南昌若風馬牛不相及而閱譜原係同宗水木之誼在遠猶親袍澤之情遇侮偏切為之助一臂力無不可者但詞始祖巨卿及其子羅軒葬谷詠源在李唐之代而今則地名北嶺源耶嶺耶其陵谷滄桑之變耶或如飛來鷲峰涌出慶山皆難臆斷而細摩改鑿之碑則石理粗礪字畫模糊各存其半此曰羅巨卿鄒氏也彼曰劉學春熊氏也雖有蝌鳥之形仍任雌黃之口顧安得起九原之枯骨而問之據羅姓堅稱劉墓在茨坑另有碑記此勘劉族僉云茨坑係學壽之墓原非學春又止一



榔並無熊氏合葬。而碑石則羅所私造者。夫葬交坑之詞。乃劉百三出首。今百三迹匿不出。非自揣情虛。卽黎丘變幻一紙之真贋。又毋論矣。且唐天祐距今幾八百年。北嶺山頭無羅氏子孫足跡。突告爭於崇禎之二年。又欲以嶺爲源。以坑混嶺。山鄰之左右。袒總出傳聞。系遠時遙。茫無的據。若墓門片碣埋沒荒烟宿莽。間蘚翳苔。封捫而考之者。于百中無一人矣。自明五燒山後。兩姓始告改碑。亦何能援古以証今也哉。職謂此一案也。卽聞見近真。猶嘗存疑。况乎其未必真也。蓋周遭俱劉墳。羅姓所爭者。僅一塚耳。不

以之  
斷之  
妙

若護爲間。而障之以土石。永不許二族謀侵其有。孝子慈孫。確認爲祖宗之遺。蛻在斯者。不妨於霜露之辰。望墳遙祭。亦足以展孝思而息爭端矣。羅劉爭墳事。閔合族而元四梁十。則啓爨終訟者。各杖不枉。

偷葬大害事

審得石門秀地。埋葬仙骸。一境風水攸關。而雷茂林卜葬孫氏。逼處仙穴。雖真人羽化。不顧皮囊。倘其華表歸來。不無難保。百年墳之憾歟。嚴着遷葬。庶使紅粉青燐。不混金爐法耀也。

茭塚滅門事

李耿碧

李興隆者何氏孫也。先因樂士駿父卜將小善地葬。而陳茂登則堪輿自負者。爲之徘徊山原。忽指何氏荒山一片。謂之曰。此吉穴也。葬之大貴。士駿遂起涎心。聞何氏孫興隆貧甚。啖以厚賄。興隆遂盜賣其半。何氏不平。而訴縣。訴府宜也。然以成事不說。既已定案。中分矣。而今芟塚之控。又胡爲乎益緣何氏告縣。時士駿曾以二兩議找。迨事後往索。則如虎負嵎。前此所約。竟成画餅。故耳。合昭前斷。找價二兩。歸之何氏。而以其地之半歸士駿。仍與勾引關說之陳茂登。分別杖罰。噫。自葬之後。叠訟不已。鞭非蒲杖。去有青蚨。得無此地之不祥乎。請茂登自剷其目。

勢抄事

生員豐椿乃豐宦弟。而余龍則管民。願管民。葦蒼頭也。先因豐宦以贖基地事。與管姓爲難。迨經前廳明斷。而東邊屬豐案已炳。然乃管氏兩堆猶宛在也。一朝豐氏貴顯。想民願兄弟固未免有賢不肖相去之愧。獨是爲豐宦者。以有志竟成之丈夫。而願使他姓朽壤。尙逼處地。則亦珠還劍合時。所介介於關藤未斷者也。今豐宦致政歸里。方傍其地築館。而民願僕余龍輩。口誓不已。繼以手揮。夫以黃金橫腰之郭。

伯優游綠野其薄圭組而甘藁。鱸者自以爲于已無患與人無爭矣而顧有此輕薄兒。輒以後進凌先輩。且余龍趨走下賤耳敢遂吠乎。今奉憲批後民願等方搏頰求哀而豐宦亦從沈紀兩宦請置之不較。擴其大度真足容民願十許輩。而有不感愧交集者。非夫也。民願民茲既經和息姑免深究。今而後登先隴而泫然流涕自切景升兒子之斷可也。

勢豪強佔事

張梅菴

方家後有山地一畝三分。趙德恒之祖與莊廷拱之祖各受其半。畫中以分不啻鴻溝之界也。生員徐國

芳買莊地二分二釐。今冬葬祖德恒謂侵其界兩致爭訟。本縣親爲踏勘。雖墓木已摧於烈風。碑石盡封於苔蘚。而坟迹依然。燦若列眉。其東則余與齊主之其西則邵主之園。芳如欲卜宅宜於已業經營。奈何侵入其西。而與趙氏爭此土也。牛眠雖可誕謀。而鳩踞誰甘。泯伏昧心地而求陰地山川其肯效靈乎。着國芳速行改葬。仍罰穀四石以儆其囂。

資治新書卷之十四目次

三

李長文

資治新書卷之十四目次

判語類

產業一 爭田類

屠孤事

倚勢佔產事

滅家廢祀事

掃獻斧斨事

宦屠事

憲勦勢佔事

扼吭事

李長文

李長文

方紹村

顏孝敘

嵇爾遐

郝虎子

侯介夫

資治新書卷十四目

李長文

欺孤局騙事

陳麗屏

產業二 爭屋類

勢抄事

趙南金

虎踞滅倫事

胡貞巖

號天正法事

胡貞巖

勢逐事

翁維魚

土豪嚼民事

慕鶴鳴

產業三 爭家私類

憲煎叛抄事

夏葵仲

憲判黑冤事

席竺來

慘斬孤命事

席竺來

憲究異案事

王貽上

恩准恤孤事

張梅菴

羣克劫殺事

張梅菴

正倫端化事

張梅菴

租債

亂民抄殺事

蘇楚珍

衙詐事

盧理

三命等事

強德庵

奸惡吞騙事

顏孝敘

資治新書卷十四目

卷十四目

版詐事

李心水

更夜抄捨事

文松青

火坑殺命事

文松青

朋謀打詐事

文松青

違斷抗納事

文松青

法斷大變事

張梅菴

悍兵抄孤事

文太青

爭毆

警抄事

慕鶴鳴

屠劫事

慕鶴鳴

驗傷救命事

慕鶴鳴

謀飾縱戮事

顏孝敘

晝截劫殺事

文太青

惡弟殺兄事

文太青

截殺事

季滄葦

抄捨

燒劫事

紀載之

誣騙

匪剪事

李映碧

劫命事

李映碧

資治新書卷之十四

匿名

譙夫逐子事

陳木叔

不宥事

秦瑞寰

決勦冒逆事

張梅菴

資治新書卷之十四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產業一爭田類

屠孤事

兩淮 運副 李長文 諱昌 宛平人

審得已故鐘日新乃王明我僭而鐘一郎則日新子也。考明我之素履蓋人面豕行者耳。日新臨終之日。悵然於幼子之無依。以六尺之孤記之。岳母而不敢以百里之命寄之。岳父者正。肅有今日賣田之事耳。智哉。日新昔聞知子莫若父。今且知翁莫若僭矣。日新以子寄養外家。以田若干畝。詭寄密友方宏仁戶。

資治新書卷十四

卷十四

下詐言賣盡無存實非得已乃爲明我探知立索歸  
戶不三年而銷廢殆盡竟成若僭先見之明噫彼異  
體之僭無論矣亦嘗念及地下有亡女人間有遺甥  
否也此兒三月喪母四齡失父所恃爲衣食婚娶之  
資者莫不於數畝硤田是賴乃今盡委於雲烟使他  
日無錐可卓於心安乎今查賣去之田已成破甑而  
不可問矣其典而未絕者尚居其半着令變產贖回  
仍交方宏仁代管交租饒孤以全友誼以一郎成人  
後還之杖明我以為負死辜生者戒

倚勢佔產事

兩淮李長文 諱昌垣 死平人

審得竈戶葛廷薦有族叔葛瑁死而無子立親侄廷  
取爲嗣取於順治五年同母劉氏以田若干畝質於  
寡婦李氏得價若干越三年又加找若干訂於九年  
取贖而實未之贖也乃今典主受主並無異說而廷  
薦以局外之人忽有倚勢佔產之控非所謂突如其  
來者耶據云田遭李佔差糧累已於今十三年矣試  
問孤身寡婦何勢可倚田將銀質何爲白佔差糧不  
辨劉氏母子自任其責於廷薦乎何尤其言賠累者  
或云一年半年理猶可信今以十三年爲詞則甚荒  
唐而不中聽矣且此田葛瑁所遺瑁死自應劉氏母



不如此  
反覆辨  
駁不足  
以服才  
頑之心  
聽訟亦  
難矣哉

資治新書卷十四  
子管業去留由已廷薦豈得過而問之如果憐其孤  
寡慷慨代輸則不合有今日之控如以為桃僵李代  
不平始鳴又豈能遲至十三年之久即云廷取他出  
薦係總催故累已代納則當問之劉氏不當問之李  
氏再云典限已滿糧宜分認故告以除累則此控當  
出之廷取不當出之廷薦展轉思維代索一解而不  
得是真可謂無情之詞矣聞劉氏典契前敘所以當  
田之故始知由於族人構難不得已而為之及查構  
難姓名而薦亦與焉是薦乃仇讐非骨肉也今日之  
舉告李氏而自能波及劉氏母子所謂一箭射雙鵰

者非歟好惡種種一杖奚辭餘犯無干俱應免議

減家廢祀事

縣水方紹村諱亨咸  
桐城人

審得陳氏祭田七十畝輪收膏祀歷有年所祖訓昭  
然雖逆子頑孫百世不能變也顧有老悖生員陳之  
乙必欲私踞二十畝以厭合饗置前人垂戒於弗問  
不思顛毛種種如寒爐煨燼數鐘漏會幾何時生有  
限而死無窮若敖無嗣將依魂魄於祖宗血食之餘  
奈何不為異日一盂一豆計乎陳阿黃雖未亡人一  
日為陳氏婦則一日執大義以伸宗祀之不可泯照  
舊輪管辦祭佃戶人等不得以私租交納家吉茂祖  
資治新書卷十四

應罰姑念貧老免供

掃獻斧甦事

邵陽 邑 顏孝敘 諱堯揆

羅傑虎視狼貪毒流鄉里院詞審擬而不悛反以賄  
緩為詐題據告雷家冲田皆係興隆菴之廢基查菴  
產詳載石碑歷有年所今菴雖回祿現有僧宗珍葺  
廬焚修羅傑妄指為己有而控風憤之彭見義逼之  
使買彼見義即能買田又何敢讐佛以濟惡也詐民  
不足而至僧噬人不已而及佛彼直以院犯無重科  
之罪故敢恃之以播毒亦奚知尚有加責之條乎

扼吭事

侯介夫

審得王世裕之田坐落赤山堰與項應科之田坐落  
澄清堰者上下相承然赤山堰田多而勢居下流實  
藉澄清堰之餘潤并滋其灌溉前經爭訟該縣斷令  
稍平其築無損於已而有利於人應科當亦不憚分  
甘何世裕之不能稍待也糾集多兇力行折毀世裕  
毋乃過甚與堰依縣斷杖世裕以為奸勝者懲

欺孤局騙事

太倉 刺史 陳籬屏 諱剛珍 金華人

劉尊五以腴田買瘠地非拙於謀以比在屋傍而用  
落村外也乃驟地入手而復較其原價之重輕令鍾  
明割厠以找將欲瘠其腴而腴其瘠乎為已則善矣

資治新書卷十四

四

林行

其如人之失筭何。厠不得而杖隨之。今而後可勿垂涎此厠矣。

宦居事

嚴州嵇爾遐 諱永福 司李

楊時勤價買宋琦田十八畝。交易既正契証炳存。其田係方售宋宋售楊業更三主。據稱方之前實為項產。而施與高瓏庵者在方得產時。緇流咋舌無聲。乃越二十年。實有遊僧照壘。串同互為狼狽之項。學程希圖霸佔。兩經縣斷持法未平時。勒憲詞之控。有自來矣。若謂楊吞業則有價緝之。及謂屬宋產實無舊契可憑。且空門產業未出朱提。難存實相。况照壘又

非文貞嫡孫。何得妄爭此廿載膏腴。前嘿而今噤。嘿而孫噤。又不噤。方噤宋而噤楊。是誠何心。歛六畝之欲未厭。併垂涎其十二畝而強佔之。無髮滅法。姪究甚矣。合改縣擬力杖惡禿。以儆棒喝可也。

憲勤勢佔事

直隸 巡按 祁虎子 諱麗 山陰人

劉宦告贖山田。該縣新歸廩主。令備產價以償。又許減半以抵歷年賦役。可謂無求不得矣。乃租收三年而價不給。主將欲田價兩獲。而以堂堂縣令為爾察。歛之。臣耶貪吝若此。居鄉之素行可知。改斷不准取贖。情法兩宜。仍杖其僕以示儆。

產業二爭屋類

勢抄書

南昌趙南金詩  
萊陽人

寺僧慧真所告益合兩事為一案而有藤難割者也  
先因鄞學魏生員曾讀書慧真所而案頭數卷忽嘆  
亡羊魚蠹乎鼠嗜乎原屬鳥有先生乎俱未可知何  
于苦籍外更益以箱器等項控之鄞縣魏生過矣豈  
陳編果靈物有同鶩籠書生之善變自無而有者盡  
冀其虛往而實來耶時儒釋兩家正相持不已復有  
黃冠自外來名曰解紛而寔為構難聚三教而開于  
一堂誠千載希濫之事矣彼方叔耀者賣藥徇流也

問此等  
案情如

看水沿  
西港不  
惟忘飲  
且能起  
知以  
書系  
為序者  
券未得  
此中之  
趣耳

青衫好貨已成銅疾既不能出藥以療而益之毒焉  
可乎責債不服方就質于訟庭更有踵魏生故武者  
此索書被執券則同學沈生員也夫沈生為故宦李  
侍御僭而還俗智永則慧真師也據沈生口供謂智  
永在寺日曾貸李宦銀百兩以房抵借且出宦手書  
云代耕查者果若是則僧房固沈生物矣慧真一身  
猶屬假寓豈得以所假者更假人乎及取李宦書閱  
之則屢筆耳無論指天誓日為智永稱僞者人百其  
一即魏生之朝雞墓蛭曾作數年假館者何燕止  
識舊而大不吠新噫二生有同疾矣恐難以僧舍為

秀才之外府而欲兩和尙倒行布施也念係青衿姑免究

虎踞滅倫事

江寧守憲胡貞巖請昇職大僕人

審得丘天民者已故朱君房之僭也先因君房無嗣曾以庶女妻天民雖設甥館以待然至則下榻去則懸之未聞常館其甥於貳室也迨君房物故天民熱中其產遂携妻挈子而家焉不思君房雖死其小星之遺孕尙在天民能必其無後乎據云岳父在時曾有以耳房代奩之語若是則君房在日胡不同居直待死其死矣而忽為他人入室誰其信之况索一字

之憑而不得也嗚呼誕矣今據胡氏之岑實為有情而天民之訴亦不忍遽為抹殺請以三月為期視胡氏所誕之雌雄為天民所爭之得失為男乎則子承父業非其類者急鋤而去之為女乎則已嫁方生均有半子之義合二女為一男分一宅為兩院亦情理之至平者也兩宜靜聽無事咄咄

產業三家私類

憲剪叛抄事

夏葵冲

審得士林之有蔭芝芳嘉穀之螟螽康莊之陷阱錫音未草巢卵俱殘名教於焉掃地而人倫至此盡真

者也。前經李推官審，字字爲之髮指。後經李知府審，語語爲之含冤。爲芝芳者，省躬咎已，謝德忘讐，猶可掩其前非。庶幾今是，乃冒兄薛蘭芳，誣告所讐。范希陽等，蓋蘭芳爲父起蛟之親子，因嫡母徐奴，奇妬窮凶，生母銀奴，從馬房竈檻中，抱出寄養，身懼百患，比起蛟病革，手撫稚苗，摩頂命名，一慟氣絕。徐奴思以計奪其厚產，遂竄繼陳姓，已長之子，爲生員薛芝芳。雖恩繼未爲不可，然數十年享用之資，數千金坐踞之產，誰爲創之，忍使范起蛟血胤一絲，居不得有其一椽，耕不得犁其尺土，熒熒毋若子萍，浮蓬轉始，猶

鵲巢鳩佔。今且入室操戈，始猶與兄尋讐，今日且名具控，間離叔侄，藉手以驅除異己之人，狼心虎目，不可齒於人類，尚可列於纓仁帶義之士類乎。念舉族求和，懇全同氣，甘認吐產，姑從薄罰，以待自新。范希陽在先聞構，范蘭芳不守父業，此等事。

憲判黑冤事

姚五聚姚五緯相爭一案，皆因死公。一屍禍來，生子之操戈者也。五聚爲已故姚大化嫡子，五緯則其庶子耳。此子雖小，後自能得。豈大化真有知子之明，何厚嫡薄庶者，竟有四六標分之亂命乎。若爲五聚者，

河間俱  
甲絕倒

果明而熟於計。當付是言於飄風。而兄弟相忘。自作  
止水之平可耳。及父命為尊。一語伯夷。以此讓國。五  
聚以此爭家。可乎。且食果取小弟。分固然而非曰。兄  
之必宜取大也。乃前府審斷時。忽于五聚名下。追銀  
二千兩。給五緯。是反瘦兄而肥其弟矣。况繫五聚于  
獄。以致身受箠楚。于五緯安乎。爭皮毛而傷骨肉。無  
乃太不祥歟。該縣斟酌其間。令五緯吐銀五百。還楚  
弓而完趙璧。可謂兩得其平矣。合照縣擬。以杜爭端。  
若今案已定。而復有操戈尋釁者乎。行兄兩分好家  
賞。並歸鳥有。變素封而為乞丐。此一定之理。必然之

痛棒怒  
唱頑石  
點頭。

勢也。則請兩人者各儲一鉢以待

慘斬孤命事

何聖志與已故何聖忠。乃嫡出同母弟。而何聖懋與  
何聖慧。又庶出同母弟也。父遺腴田四十七畝。原屬  
四子公物。止因嫡母駱氏。無鳴鳩愛子之均。而一手  
握定者。遂為聖志掌中物矣。坐擁不已。旋復盜賣。得  
價銀一百五十兩。名入駱氏手。實暗飽聖志腹。然尤  
不能不致恨聖懋也。始與嫡兄吳越。繼又與胞弟參  
商。問其故。則因駱氏與聖志等。飲以旨酒。啖以厚賄。  
而改頭換面之後。聖慧遂為孤掌之鳴矣。今庭質之

際聖志反寂然無言。而聖懋則奮臂揚眉飾辯。甚力。曰駱氏母聖志兄也。且願以五十金爲嫡母送終。曹而所餘百金亦現貯聖志笥中。並未侵蝕。讓哉。聖懋乎。何從得此禮義之言也。然今既知食果取小而昔日聞司之首唱又何爲乎。驟聞斯言方在猶豫而忽聞呼寃聲急則階下之聖慧也。亟召而詢之。供吐歷歷。若指諸掌。噫。聖懋心死矣。合從公割斷將賣田五十金爲駱氏棺殮費。明知溢于數也。然子宜殯母庶不先嫡理實宜然。其所餘百金則以四分爲率。聖志聖懋聖慧與已故聖忠之子何文燧各得二十五兩。

於是諸人皆叩首心服。默然而退。雖然兄弟尋戈。豈美德乎。合將聖志聖懋分別杖治。其應分百金合從聖志名下追給。

憲寃異案事

王貽上

看得徐張兩姓同胞各自爲讐立黨互相攻訐。徐位等讐於徐儒而與張鼎卿爲讐。張士昌等黨於徐儒而與張鼎卿爲讐。遂至困頓雀鼠委棄墳篋幾不知五倫三尺爲何物矣。况復有捉刀紙上佐刃局中如張子標吳蘭生其人者乎。寃其起釁乃田主家私細故披其訟牒爲首叛告盜大題就中部分枉直。旧已



訟結家已分定位等與鼎卿事屬可已且獲叛猛於  
拘盜致徐儒得禍倍慘前密覆再四得其情實因以  
人倫大義動其良心泣涕滿庭稽顙悔罪隨分別徒  
杖稍以三尺之法從之始動以天籟繼繩以玉章卑  
職於此亦幾費婆心矣業經具情上請再蒙批駁仰  
體憲臺德意恐若輩革面未必革心恃嚴法以堅其  
至性也行提問少長扶掖而前怡怡之色動體由中  
咸云求照原擬自開諭懲戒以來愛敬一堂盡識天  
倫之樂所全已大似應情法互濟始終與以自新法  
外施仁或亦憲臺所樂聞也

恩准

淳安張梅庵

審得朱見十有子娶唐汝嗣之女為媳汝嗣夫婦不  
幸相繼疫亡遺有二雛甫離襁褓耳則卵而翼之者  
舍伯汝賓其誰賴未幾而汝賓又故賓妻余氏女流  
難以照拂乃挽親族徐致大唐公樂等立有囑文議  
約開載田產物單交與汝嗣之叔唐公彬代為撫養  
因其屬老成家長又係宗支血派情理俱宜故也奈  
何見十與其族唐君揚連兵而互攻之雖未知其叟  
叟上控者為公乎為私乎獨是見十則如家外姓理  
難收撫其遺孤而君揚則熱中搆爭恐亦不利於孺

子且按單稽產依然具在則公彬曾未嘗負託也何煩見十等總總過慮耶但歲月正長撫孤非易吾願為公彬者終始其事毋貳爾心俾此菴諸孤他日得以成立則嬰白不得專美於前矣免供存案

羣兇劫殺事

審得葉必鑑之妻李氏瞽目無子止生一女配余志汶為室鑑因伯道之憂復娶妾許氏但宗祧事重遲暮堪憂因先繼弟婦王氏次男德繼為子迨後妾幸懷孕而鑑又物化矣呱呱遺腹子母伶仃李氏獨不思妾子即猶子也止思掌珠罔顧胤嗣彼志汶者寧不恃愛而操戈入室乎及氏之宗族葉德崇等公忿而理折之李氏反以羣兇劫殺為詞而王氏許氏其能嘿嘿已耶比對簿而志汶復捏契一紙上開朕曰四畝云岳之遺贈無論契之真偽難憑即日果真當日必鑑蘭玉尚艱產或可遺之半子今已現存一嫡一繼區區數畝糊口尚虞不給志汶豈得過而問焉原契塗抹鑑遺家產着宗族註簿赴縣請照為二子成立之需敢有別端覬覦定以三尺從事

租債

亂民抄殺事租

蔣楚珍

審得萬年寺僧如睿以田佃與董繼恩等歷租無異。至崇禎九年剡台大旱草根木皮食盡而屑土以繼道府而下捐俸設粥每念惻然何物豪僧以毒龍之手饑虎之心向鳩形鵠面之人而吮枯膏較升斗不置也據稱他境雖旱此獨有收夫天泉坑硤四等之田水脈俱絕何獨芹塘一塊土別有慈雲能來鉢雨乎如睿一君之縣勘處饒四還六捺寫以後包荒董繼恩所佃七石已還四石有餘矣猶惺惺分頭聳告推其意不過肉視此虫蚩者令之東西奔命非累死則饑死云耳嗟乎入地獄如箭射矣徐德包告包証

與如睿均杖猶薄懲之也

衙詐事債

趙我唯

鄧成爲鄧留之胞兄鄧岱達則鄧成之堂兄也成充戶書曾經憲訪追賊留與岱俱以花萼相関稱貸而出諸狴狴迨事結不償則成之鷹眼未化而狼心可誅也豈獨岱怨之卽留亦恨之矣居無何而鄧族輪流之里甲方值成男鄧文一經管而岱達以榆筭輕錢輸糧不准則文一旦受徵比之累焉岱固曰昔之所貸久假不歸則此日之追呼卽以累吾弟父子不爲過耳獨不曰鄧成大耳兒射戟之恩久付諸行雲

流水耶。於是成以逋糧受累之故。訟岱於縣。岱以其明於責人。闇於責已也。訟府未已。復以衙詐訟憲。庭質之下。鄧留所以袒岱而許其兄者。無所不至。閱墻之變。令人憤歎。阿奴火攻。無乃出下策耶。而岱以成爲假官票。而迫赴宿筵。成以岱爲倡白蓮。而樹邪階。亂何其墳。篋互吹如贈如答。耶夫。蓋考之典。舉自子矜。妖言之禁。嚴於守土。兩怨必有溢惡之言。小巫大巫。祇足供解人之一噓耳。尤可訝者。鄧文一業經縣解。忽然碎批裂卷。代役投文。以爲岱達之中途。毆奪也。及察諸地方。此事已屬烏有。則又鄧成之教。殊而布此幻相。爲此虛想哉。鄧成。鄧留。鄧文。一分別杖治。鄧成書役行縣承革。

三命等事 債

岳州邵懷菴 諱廷琦 蘭谿人

看得陰承乾。係陰楚善之胞兄。而雷聯則楚善之文人。蜂也。楚善經商江右。貸族祖善木銀貳百餘兩。折閱瀕死。同伴陰澤勝者。沐猴而冠。簧鼓其舌。爲之構闢焉。欲以貳百金之貸。令承乾兄弟均認。夫士賈各途。家業久析。無怪乎承乾之不任受也。先以楚善之衣與婢。抵之抵之不足。繼之以產力。且竭而計亦窮矣。夫何雷聯不以正道規女。率同黨陰巢范根黃起。

將乾母張氏聽贖倉穀數十石擅發以去爲婦不  
繇始命因親而擅他財於理可乎乃雷聯不自悔過  
方且捏詞控憲而雷氏羅氏或弟婦也而辱其伯或  
義婦也而賊其主豈陰家果以陰道勝而奇兵間出  
者多娘子軍耶則皆聯與澤勝執羽扇而爲之指麾  
也雷聯皆利唆訟與同黨之陰巢范根黃起各杖以  
做倉穀照數追給始禍之陰澤勝照提另結

奸惡吞騙事

債

顏孝敘

審得借債至百十多金而止憑數行空白當問之結  
繩之代矣近世恐未易允諾况借自萬曆年間積今  
數十餘載放債借債之人又皆已故之祖父當庭對  
簿正焉愛所謂不可知之人耳安能起九原而訊厝  
焚券之風願本生創行之爲近世勸可乎仍勸賑谷  
一石

叛詐事

債

李心水

審得汪生員者乃認途人作僕而思飢其一嚮者也  
據本生口供謂邵文錫父郁秀曾奴于其家以銀五  
十兩借夫明州所謂家奴非有世臣之謂也惟去來  
一任自便但可名雁臣耳來則君之視臣如犬馬去  
則臣之視君如國人以主僕而定君臣之分者未可

遠律此地之蒼頭。况前無委贄之事乎。何汪生忽奴其父。并欲奴其子也。嗟乎。彼銀借五十兩。時過二十年。者。景誰授誰証。乃忽指野鳧為堂燕耶。執路人而求貨。有奴心矣。合杖治之。以為借題樂人之戒。

更夜打搶事

文太奇

劉亮假資於李天才而業夜行。永寧之王范鎮固洛西之淇澳。熊耳之渭水。古所謂嶰谷者也。斬篠於而賈三倍。反唇齒而負五銖。及懼訊於公庭。而急完壁於故主。雖曰無良。尚知有法。姑以杖警。

火坑殺命事

許良正之以晉人而販冰綿也。申愛民孫繼禎特請而命償焉。絮袍已經三歲。行旅尚倒空囊。質對無所掉舌。願償其質杖之。以安遠人之抱買者。

朋謀打詐事

張九成之歸地於王進福也。而糧尚寄九成之籍。端宜輪納以時。而逋負不前。及投牘執訊。而甘罪稱罰矣。合杖而按。追科。

違斷抗納事

吳世禎之抱牘。已經郭令斷結杖董。遷儒而追租。奈何其愆期弗付也。吳生再控。遷儒舌結。不可不再杖。

之以斥梗令者

法勦大變事債

張梅菴

審得貫酒豪飲韻事也。若貫而不償，不償而速之獄，則不韻甚矣。胡三德手乏青蚨，心耽綠蟻，每挈瓶而過吳從先之肆，數年以來，共欠酒值四兩有奇。即無杖頭可醕，貂佩可解，鸕鷀可質，亦不宜償之以怨也。奈何以起毒謀，乘從先于筭帳之時，用村童校書之丹鉛，以牙籌其酒簿，而遂藉為圖賴之資。夫所惡于擅用硃筆者，謂其冒公行私也。必如三德之論，是欲執世之滴露，研硃者繫繩以法，而後可有是理乎。豈

儒吏風

其飲中山之酒，未逾半日，宿醒未醒，而尚作此。耶。昔人謂請酒須擇人，今而後知貫酒亦須擇人也。原值如數追償，并薄書以代酒誠。

悍兵抄孤事債

審得妓女張玉向揭楊美吾本銀貳拾四兩，歲久無償，徵逼甚急。有朱升明者，浪跡風塵，與玉偶結繾綣，憐其追呼之迫，而即毅然任之，雖云千金買笑，亦自顧其力量何如耳。且認銀徒託空言，卒無所與。既立召約，則債主楊美吾不得不向欽明追楚。他日玉得托身自當效銜珠之報，若終老煙花，則升明此番豪

資治新書  
舉亦不失為平康佳話。有誰強之而以鄙瑣之事妄  
行上控哉。或亦其乘興而任興盡而悔乎。杖之以儆  
妄瀆。

爭毆

讐抄事

余明余龍從兄弟也。兩人以手足之戚。沽酒為歡。劇  
飲不也。因而猜拳賭勝。其勝乎。固億則屢中。不勝乎。  
亦。馴不及。舌何鑿戰不已。遂交手乎。果猶取小拳。何  
爭勝讓道。衰矣。于是龍控衙門。明控本府。皆胎禍一  
觴而起。釁十指也。今庭質之際。復願和息。豈以一拳  
之勝負。難必而一紙之勝負。更難必乎。合允其所請  
而分別示罰。

屠劫事

張氏之與幼男同居。其塗墍塞戶。亦常事耳。族惡周  
昇之惡。其修房而借題興戈。何為者。欺孤虐寡。罪不  
容道矣。然此猶為同宗之鬪。彼會稽生員沈陽春。復  
為周昇作後。又何為者。信如兩人所為。將令張氏  
母子竟露處。干雨雪霏霏之下。而謂不如是不足表  
其白雲之操耶。杖有餘憾。張榮則張氏抱告人耳。若  
與人並杖慮此。寡婦孤兒。將來門無吠犬矣。原擬相



應豁免

驗傷救命事

審得張印畜鴨營生而王闖關則備以喂養者也數十紅掌躑躅水草勞苦功高箒帳不敷乃飽毒手何功人之遽忘功狗也夫妻扛打磚瓦頻加血流被面兇狂甚矣原約工價五兩追給闖關張印以野鴨起釁復以牝鷄召殃竹杖之加聊以報尊拳耳

謀飾縱戮事

顏孝敘

審得李瑞卿倚兄弟之多人而又有其父李榮楚容縱養其橫視里中羣弟子皆蟻蠓耳亦何有於李運

中而不以老拳安雞肋也縱畜踐田又殘同姓於女安乎若不杖一以警眾將使多子者可霸一方而獨立者不復支其世業矣

晝截劫殺事

文太青

王茂與陳應選以中聖沉酣唇齒相角亦酒人之常態遂抱牘而重誣之兩造在庭而舌木僵矣據情宜徒而氓之蚩蚩姑寬而杖之

惡弟殺兄事

張有庫草野之蚩民弗閑于尚齒之風而敢以諍唇侵其兄吹篋之誼謂何謹杖之以教讓

抄捨

燒劫事

紀載之

安潭徐應時金真蔓叅。佃生員朱錫爵之田多越一  
 紀次亦五載餘矣。自非恫愿無虞。爵豈肯留積歲矣。  
 於三月十五夜有燒倉捨稻之舉。蓋失火非放火也。  
 據生員稱倉房一間。東與安接椽。其壁竹戶繩牀。炊  
 朝爨夕潭之六子一壻倚廬而托居焉。豈其不自惜  
 性命而焚倉以自焚也。今所燒不止倉屋。并潭棲亦  
 一半為灰燼。則不戒而延燒自累。洞如日矣。火烈風  
 發。環村而趨救者。以為奪之火中各挈所有而去。雖

一間儲穀無多。救火不知誰氏。潭與金真等休戚相  
 關。宜力護之以還主物。乃掃拾剩餘私為已有。盛稱  
 焦頭爛額之功。而盡掩其藏匿之罪。控之捕衙生員  
 理合不平。乃聳詞奔憲。安潭之不戒與其子安開之  
 刁誣百喙不能辭其咎矣。乘機或可擬徒。藏匿終無  
 證跡。王性等口口稱冤。終為窩頓。且隴生壩頭之人  
 救火之人。現有賠償生員所失。以求自解免者。意外  
 之虞。倉卒之際。紛如逐鹿。而獨責安潭安潭等擬徒  
 不報號呼捨地也。自不小心。延燒主屋。以致倉稻無  
 存。俱薄杖不枉。安開子代父叩。王性淹禁垂危。重情  
 均免。

誑騙

亟剪事

審得成獻捷者乃被黜青衿成冬其族侄也先因冬以猶子之親曾執經問字于獻捷今歲縣錄儒童獻捷騙銀五兩謂將為冬求情地其取乎則卷而懷之不取乎則出而哇之名遣而銀不還此弟子所以耻受命于先師也尤可耻者逆慮冬之索銀登至思為生發制人忽以老妻誣姦于幼侄而控之公庭夫所謂強姦者豈非謂知好色則慕少艾乎今據獻捷口供其妻已五十餘矣若云強姦是實須雞皮之返少可耳恐未必有神術也合杖治之以為不叔不師之不夫者之戒其原銀五兩應追給成冬今而後請存叔侄之分而削師弟之稱庶不令斯文之掃地也

劫命事

審得胡師哲乃故宦胡都諫之孫而胡傳二則都諫之從侄也都諫雞香久息馬鬣未封詒厥蕭然素交零落有桂林兵憲蘇公為都諫浙闈所取士思欲助之乃師哲求行而傳二冒名以徃蘇公贈之七十餘金則在三之誼殫矣嗣後師哲徃蘇公乃覺其誤不能重贈麥丹僅給印照使還俾取資供葬而傳二逆

取之肯順與之乎。師哲所為激而控也。迨闔族有言。傳二難違公論。悔過伏罪。祭都諫之靈而歸其金。其親族生員胡從治等欲全宗好。共求結案矣。夫傳二雖都諫猶子。然物各有主。名難假人。初類王郎之詐。子與謬沾三品。後識陳遵之非。驚虛。虛贈一枝。猶幸楚人失弓。得之不遠。秦庭懷璧。去而復還。則玄塚之願已酬。竹林之驩如故。似應准其和息。薄擬杖懲。示無祗悔云爾。

匿名

謀夫逐子事

陳木叔

講函

看得何氏前夫彭榮係南昌皂隸。崇禎元年物故。二年改嫁鄭南星。業四載於茲矣。不知何人捏本婦名。上控稱南星毒夫謀娶。而南昌縣先奉批詞。又以彭榮出名。稱南星姦妻擄財。夫夜臺之外。久無生榮。而訟牒之中。儼然活口。顛倒死生。玩弄法紀。明明投匿。擾害良民。研審鄰人王文等云。何氏既無父母兄弟。奈與南星相安居室。亦無反日之事。無端起噴影之沙。白晝現黎丘之鬼。惜無從得此神。祝而斃之以作匿名榜樣。兩詞俱幻。合請註銷。

不宥事

奈瑞寧

審得伍默府眾怨於平時而決裂於一旦時當搶攘身命幾危禍延妻女可以惕然醒矣生平無一受恩之人何必獨疑於伍周如謂首自親父今親父力鳴為借名捏投不質人而質筆豈非舍形而求影乎仰刑官即審釋戒毋生釁仍歸於好

法勦冒匿事

厚女張梅菴三韓人

審得羅甲羅乙其險健之徒哉兄弟濟惡每鼓不風之波端捏無名之訟受荼毒者不知幾何人矣邑有王興九朱乾十陸振宇張思明等皆負販窮民與二惡素有小隙今春霽奉巡道憲提事于謀命劫殺

而與九乾十諸人一網打盡其原告之名則視也四人捫心自揣不惟時成素昧平生亦且事無風影正在徘徊驚訝不知事起何因而甲乙暗搆江以寧到處說合索以重資當立為免解試問具此大力者為誰而發縱指示之姓氏則已昭然吐露矣再閱票上之名始知干証羅奕先即羅乙也象發公憤羣扭赴控本縣以事關憲批定非虛捏僅着乙尋出時成則捏猶不捏即以無是公為有是公可也乃初則混指在杭繼則駕稱遠客事經三月限過數番而終無時成其人也此二犯者射人如含沙之飛賊變幻

如白。日。之。黎。丘。觀。其。倏。現。蜃。樓。向。後。未。必。不。指。鹿。為。  
 馬。而。受。其。害。者。恐。又。不。止。四。人。矣。清。天。白。日。之。下。能。  
 任。此。魑。魅。之。公。行。乎。並。杖。罪。有。餘。辜。如。獲。時。成。仍。各。  
 解。結。

